

堂刊

天主教高雄教區耶穌聖名堂



哨 發行人：溫宏昭神父 **33**
船 地址：高縣烏松鄉本館路 19 號
頭 電話：☎ 3827033 392025

三月經典

**三月七日~四旬期第三主日

生命是一個旅程，是一個朝向天父進去的朝聖之旅，以民在這旅程中，盼望有水喝；撒瑪利亞婦人則期望找到活水。耶穌坐在水井邊，期待尋求活水的人。

**三月十四日~四旬期第四主日

許多有關天主的知識與傳統，有時法律與先知的教訓反而是一種阻礙。會使人像法律塞人一樣，變成心靈的瞎子。

**三月二十一日~四旬期第五主日

上主，您若細察我的罪辜，有誰還能站立得住？那能夠站立的只是因為上主的慈愛，而非於本人的義德。

**三月二十八日~聖枝主日

聖枝主日揭開聖週的序幕，對耶穌的希望，必須經過十字架的試煉。主，透過默想十字架的奧蹟，求您煉淨我們的罪，好迎接復活的喜樂！

十字架是公元前由波斯人傳至地中海沿岸一代的一種通行的處死刑具，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後三三七年為對耶穌表示敬意，特別下令取消使用十字架作刑具。羅馬人認為釘十字架是一種極酷刑，只有奴隸及非羅馬人才許接受，羅馬人執行這酷刑時，必先令犯人脫去一切衣裝，鞭打後，背負十字架的橫木往刑場。（豎木已置立在刑場）到達後，施刑者將犯人連同橫木舉起，掛在豎木上，並以釘子或繩索將手足連繫於十字架上，豎木上有臂座，承受上身的重量，延長犯人的痛苦，犯人在十字架上，有時苟延數天之久，死原因多數為破傷風、抽筋及窒息；有時為使其速死，便將其腿骨折斷，或以長槍刺其心房，更有在下面生火將犯人燒死，死後屍體留在架上，任飛鳥走獸啄食。

主內的弟兄姐妹：

三月春天了，只是狂風的上帝掩住著葉，這未嘗

新裝，是念著冬季，卻是聖聖現象使它們的腳步乱了，不知

道，也許再過些日子，可以閃爍滿眼的青翠；教會之建旬

期，我們的腦海又浮上了耶穌的苦難、死亡和輝煌不去的罪惡

課題，我們的生命夾雜著社會的不安、混亂、麻木、也許

悔改能喚醒生命的革新，行受德能融化解：僵化的心靈，克

苦帶來定力，希望這以旬四旬期又是生命的再生。

上台平安

祝

溫神父

1999.2.26

一家一風景 一杯水一盅茶、談笑中有耶穌的愛，
問候中有你我的情，總是人間天上，總是天上人間。



爸爸的奇異恩典

王淑珍

總由自揀到念珠十字架開始，于去年十一月八日，爸媽和我參加了玫瑰聖母聖殿祝聖禮典。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識到那麼隆重的感恩祭典，典禮上有眾多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而巧的是媽媽兩鄰坐了一位女士，約七十多歲，是住在台南民生路的教友，因同來自台南，她們很投緣地即以口語交談起來了。言談中，她給爸媽許多宗教上的常識。哦！這一定是天主特意的安排，感謝天主！

兩個多小時的彌撒，兩位老人家感動得一點都不覺得累。禮儀結束時已快下午六時了，眾多教友，大家摩肩接踵小心地步出聖殿。當我走到廣場大門，感到腳像似踏到了水溝的鐵蓋，直覺地低頭去注意爸爸的腳，以免他被絆倒。就在這時，我看到鐵蓋上的四個洞邊有個閃亮的小十字架。我趕緊地將這可愛的小十字架拾起，免得被人踢進水溝裡。哦！好險，只差那麼一點點，感謝天主在人擠人的黑暗中賜給了我好眼力。

回家的路上，我們討論著這十字架的奇遇。爸媽也不斷地說：「太奇妙了，真不可思議！」忽然我有一種感覺，莫非天主刻意以這種方式讓爸媽感受到祂的臨在。所以我趕快抓住機會向他們說：「爸媽！天主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這十字架一定是天主要贈送給您們的，祂在向你們敲門了，是不是？」我先生也不甘示弱地說：「我能設計出耶穌聖名堂獨特的祖宗排位，也是天主賜給我的智慧和腦力，願一切光榮歸於主！」那一夜我們全家充滿了上主的聖寵：「喜樂」

終於，爸爸決定了要在今年一月三日聖名堂堂慶時領洗。在我領洗的一週年爸爸也願意接受洗禮，進入天主教的大家庭，哇！這真是我們家的大喜訊、大奇蹟。說真的，爸爸其實是出名的固執，但萬萬想不到八十二歲的慈祥老爸，竟然會在他和媽媽結婚六十週年的紀念日，接受天主的召喚來跟隨祂。天主賜給他的這份奇異恩典何其浩大，我內心的感動湧出聖詠的詩句：「請你們前來觀看天主的作為，祂對世人所作的事，實在可奇。」（聖詠六十六：5）

自從爸爸受洗重生後，因著天主無限的恩寵，使他變得更有依靠、更有活力。每天喜樂地和媽媽認真地講經、看聖書、祈禱。我深信，天主的這一切計劃是要讓他們兩位老人家，體驗更豐富的生命。感謝、讚美天主！阿肋路亞！

週四家庭祈禱

三月四日~沈小偉弟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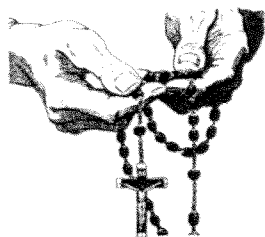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一日~唐繼 李碧娥夫婦

三月十八日~袁振興 李秀美夫婦

三月二十五日~陳輕煙 鄒東旭母子



三月祝禱



在人生的旅途中
讓我們一起聽濤聲

越南教會的宗教自由 愛主之家享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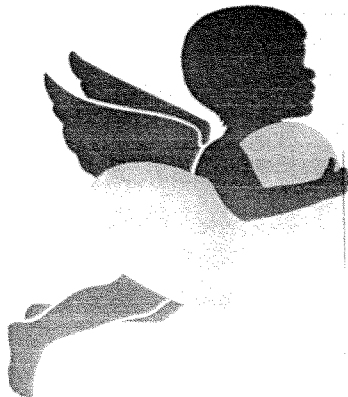
貧窮國家的財政負債

人生古時七十稀 共枕一甲更不易
一鳳雙傑皆有成 主賜福報何其深

鄭義榮

知周君菡之名者少，稱周阿姨則識之眾矣，余識胡家已近二十載，周姨與先慈同屬閩籍，故余稱姨而不名。周姨今雖已望八之年，由於養生有道，其精氣神亦然旺盛，容光煥發，而性情溫和，笑口常開，處事達觀，待屬色，尤其樂於助人，而為善不欲人

周姨係出將門之家，庭訓嚴謹，塾，飽讀四書五經。學齡後轉入教會餘之暇，並從修女聆聽教義。及長受一生信德堅振，虔誠不渝。來台之後，即加入而為創軍支柱，並與志趣相



人和藹可親，從不見疾言知，真乃長者也。

自幼即隨兄長入私女校，因而初識天主，課洗，忝為基督女兒，自此教內基督活力初組女軍，投、活力充沛之六位姊年即被推為鳳頭，連任十教友參加，短短時間就使各神長讚許。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于斌總主教為激發社會愛心，增進社會福利，進行急難救助，回饋社會服務，促使社會安定，向省府社會處等單位，提出申請籌組成立「中國互助運動協會」，而高雄教區又於六十八年，改為「天主教高雄市社會服務協會」，周姨於成組之時，即加入為社會工作。

吾國府遷台之後，於六十年代，台灣社會形態轉變，經濟起飛，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型邁入工業社會。高雄市前鎮、楠梓加工出口區都在各方面蓬勃發展，新工廠紛紛建廠，急需大量勞動人力，由鄰近都市與農村鄉間，湧入高雄市謀職之人口日趨增加。吾天主教有鑑於此，其所屬協會即增設「高雄火車站服務中心」，地點設於高雄火車站出口處左側，專為來自各縣市之青年男女、老弱殘障孤貧者服務。而周姨遵奉高雄教區鄭故總主教之救命，並為舉揚天主之愛世人，身為基督兒女實踐主耶穌之聖訓：「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作的，就是對我所作的。」——瑪竇福音二十五章四十節。期望能為社會有所回饋，奉獻一己愛心，忝為該服務中心主任一職。瞬間默默犧牲奉獻，整整二十載。於八十一年始因年逾古稀，體力漸感困倦，方交棒於年青後繼者。

該車站服務中心為會員制，教內眾多神長，社會賢達聞人，黨部各單位黨工皆紛紛加入會員，而直接工作人員則採義工制，皆分別來自社會各階層，不分宗教，不拘職業類別，無論男女老少，有在學大專學生、社會青年、公職人員、家庭主婦等，每年皆招募二百位，因此二十載中前後擁有四千多名義工加入行列。義工均係利用閒暇時間至中心，採無給職義務奉獻來為大眾服務，不求任何報酬，每日尋求協助求才謀職者多如過江之鯽，甚至尚須安排臨時住宿，資助盤纏使其暫度困境。故受惠者數以萬計，尤其年節時，更至安老院、育幼院、監獄等地慰問。更可貴者，所有慰問用品、救助款項，皆由義工們自動自發盡己之力，向

教外各界募集而來，此亦可為傳教之另一管道也。周姨視手下義工猶如己之兒女，愛護有加，不僅如此，旗下義工之間家庭失和、夫妻爭吵、子女問題，亦找周姨求助排解，周姨無不一耐心為其解決，故深獲義工們之愛戴。雖至今已交棒他人接替，但對周姨之熱忱不減，不時乃有義工造訪請安問候者眾也。

另於民國七十七年由于斌總主教牧示創立「高雄市道明社教服務協會，道明關懷社」，並向市政府社

「張老師」、
生活疑難、老
習進修之機會
馮觀濤兼任，
向主，為主博
者而不望報，

Mom

會局正式立案，展開服務民眾工作，其性質類似「生命線」。服務項目為心裡輔導、急難救助、弱無依、貧困人家，協助清寒優秀青年，助其補及宗教問題。而主任一職由當時之道明中學校長執行秘書則由周姨忝任。周姨於數十年中，一心愛見證，默默付出愛心，出錢出力，造福社會弱無出其右，可謂功在主內，有目共睹也。

胡伯漢濤，現已九十高齡，依然耳聰目明，身子硬朗，閱讀書報雜誌，無須眼鏡，行動自如，不須拐杖，日常生活，作息定時，飲食清淡，從不過量，菸酒不沾，自律甚嚴，思惟敏捷，剖析時事，每有獨到見解，令人折服。每日清晨，繞室慢步，藉以健身，臨睡之前，盤腿打坐，靜心養氣，雖年已古稀，卻有仙風道骨之感。胡伯幼年，椿萱並折，自小獨立，自強不息，故養成凡事皆不屈不撓之精神，好勝心強，擇善固執。及長隻身離鄉，遠行四川，考入中央軍校，棄文就武，專修財經。年少之時，即已官拜校級，八年抗日，光復台灣，所屬軍團，移防寶島，來台之後，不久奉令，軍職外調，轉往警界，而後又轉進交通部港務局，服務至屆臨退休。胡伯一生閱歷豐富，余常登門求教，聆誨處事為人哲理，得益匪淺。胡伯精於鑑賞古董玉石、銘壺瓷玩、山水字畫，更擅長書法，尤好草書，一手好字，出神入化，彷彿遊龍戲水，筆力蒼勁，力透山河。而今年歲已老久已封筆，余有幸獲贈數幅，今欲求其墨寶，已不可得矣。

Dad

胡伯軍校畢業，以優異成績，即被派往軍團，擔任主官，執掌軍需財務，於駐節閩省之時，軍部恰與周府相鄰，當年胡伯正值弱冠之年，玉樹臨風翩翩風度，儒雅斯文，不啻潘安再世。周姨笄年華開月貌花沈魚落雁之姿，出落大方，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紅鸞星動，三生石上姻緣早定，經直屬長官軍團司令紅線牽引，琴瑟和鳴並蒂連理，結得梅花不用修，互信互愛，攜手迄今已過一甲，兩情依依，如膠似漆，真是神仙伴侶，羨煞多少人也。育有二男一女，大毛僑榮，台大法學院畢業，留學瑞士蘇黎世深造，榮獲法學博士學位，曾任國大代表，然無意仕途，專職於織造工作，今掌華信合織造有限公司。二毛僑華，台北工學院畢業，東渡日本，攻讀日本大阪機械碩士學位，曾服務中鋼公司，為國內少有之鋼鐵專家，現出任桂裕鋼鐵公司總經理一職。三毛僑斌，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即往美國俄亥俄大學，修得農業碩士學位，今與夫婿共創化工公司，事業有成。

全家老少中耆，皆為虔誠天主教徒，信靠主基督，堪稱吾教友之模範家庭耳。

汽笛已響，渡口卻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讓祝福別在襟上。

如果被媽媽發現，肯定會被打得吱吱哇哇……

五天的新年假期結束了，您是如何度過的呢？是否也像我一樣用相片寫日記，留下了許多與親人相聚的溫馨畫面呢？

過年前夕，我陪媽媽去大統超市買年貨。當我捧著最愛吃的義美年糕，想像著把它切片，再沾上麵粉蛋汁，放入油鍋裡炸成金黃色的香脆滋味時，童年的回憶竟也一一浮現：三十幾年前，雖然眷村裡家家戶戶都是貧困的，但早在過年前一個月，就可以嗅到年的味道了。媽媽先是洗淨豬腸，再請肉販到家裡幫我們灌香腸，一條條油亮紅潤的香腸就這樣高高地掛在我家的晒衣竹竿上了，我們總是全家動員，天天依著太陽的出沒，把香腸搬出搬進，只盼著它們早些晾乾，誰也不曾嫌麻煩。實在捱不住時，哥哥會率領弟弟妹妹趁著媽媽忙進忙出時，偷偷切下一兩條香腸，拿到農地烤來解饑。我呢，我也不乖喔！偶爾有親朋好友送來糖果或餅乾禮盒後，媽媽為了省錢，一定捨不得打開讓我們品嚐，總是再轉送給其他親友。所以我和姊姊會靜悄悄的在禮盒還沒送出前，先發揮高度的合作默契：姊姊小心翼翼的拆下封住糖果盒上的透明膠帶，我的小手則緊緊的拉直它們，深怕一個不小心，它們會黏纏糾結在一起；經驗豐富的姊姊，在硬紙板隔開的每一層裡，都不貪心的只拿幾顆糖果，再輕輕撥勻糖果變少後的空缺，然後我倆再一起通力合作，高難度的把膠帶黏回糖果盒。我們五個兄弟姊妹，雖然平常總愛你爭我吵，但每當此時，大伙卻一定同心協力，而且彼此高度保密。因為在那個棒下出好竹的年代，如果被媽媽發現我們偷吃香腸和糖果，肯定會被打得吱吱哇哇，慘不忍睹。

這是我們全家團圓時，最喜歡一起訴說的趣事。但總也在笑鬧回憶後，感嘆時光的不再。所以珍惜現在，知足惜福，是我在每一次全家相聚時，內心最深的感動。願與您共勉。

麗蓉 88.2.20

退省的四旬期 耶穌的抉擇與被捕

耶穌在加里勒亞初期的成功是明顯的，全城的人都聚在門前要他治病、聽他講道，跟隨他，（谷 1:33，2:2，3:7-8，5:24，6:33，55），但很快他做了抉擇，就是不做法律至上的法利塞人的導師；也沒有成為以暴力及政權為重的奮銳黨人；亦沒有贊同避世精修的厄色尼人。他雖然也行奇蹟，卻拒絕以奇蹟作為任何事務的交換條件，只是天國臨近的標記。

他的這些抉擇不能使群眾滿足，又令門徒們失望，再加上制度對他的壓力、恐嚇、使他更迅速地踏上失敗和不被接納的途徑，他越來越明確地看到自己所要行的道路和結局，在這形式及自己的抉擇中他看到天父的旨意，及要來臨的時刻，（谷 8:31，9:31，10:32，瑪 26:18，45，谷 14:35，41，路 17:22，22:14，53，若 2:4，4:21，23，5:25，28，7:30，8:20，12:23，27，13:1，16:2，17:1）群眾及制度方面對他有成見，說他教導異端，不把法律及社會宗教制度放在眼內，擾亂人心，說他是假先知，預言聖殿的毀滅，並拒絕將聖殿的崇拜放在最高位，說他褻瀆神聖，將頒布法律和主宰聖殿的神降格為罪人的神，並為罪人保證罪的赦免。說他是煽動者反抗傳統及向制度挑戰，會引起示威及暴動，如此，耶穌與群眾及當權者之間的矛盾已根深蒂固，衝突成為一觸即發，導致耶路塞冷被捕。

三月二十七日（週六）上午八點半本堂四旬期避靜，潘清雨神父帶領。

一生就在迎送之間過去了
誰能告訴我鄉愁能斷？相思能了？。

了字把一切說盡

大簡

一個上午我一直留在屋簷下，在屋簷下看雨聽雨。摘不取昨兒的陽光，今兒已搖落一地的雨，基隆的雨一陣一層濡濕、濡濕的庭院，院中的樹爲了「道場」已全部修剪掉，空蕩的彷彿迴繞在前一天(二月十二日日)「禮生」答唱的跪拜聲中，送葬前的「移柩」、「祭煞」、「祭起馬」、「誦經」、「封釘」、「家祭」、「公祭」、起起落落長長一串，這些都好像從雨滴冷濕的手掌中突然裂開，在裂縫中看到的是一個陳舊的夢，這個夢卻始終不醒。

媽！這是大年初二，回到高雄我仍跌坐在這個陳舊的夢中，回娘家的日子，我把自己丟進琴邊，彈的是「降雪」，好像雪中我看到您和我一樣的孤獨，三點出門，在澄清湖的灣道上轉進了澄清寺，那年我戴您遊湖未曾看見這一塊淨土，聽那緩緩輕柔的誦經聲，幾度我都曾失聲喊你，走至靈骨塔，供奉的是地藏王，播放的是「搬舖」那天起弟媳爲您準備的那卷唱經「南無阿彌陀佛」，池水中的蓮花台守喪期間大夥也爲您摺疊了一百零八朵，強忍住淚水，在午後的冷寂中，試圖想捏碎這一刻的踉蹌，風無目的搖撼一樹的雲，也許風可以飲醉，醉過今朝回娘家的日子。

記起您剛轉進長庚醫院時，大弟來電說：腎臟沒問題，不用再洗腎。抱著樂觀的心情大夥耐心的等著一步步檢查報告，誰知我們不但希望落空，而且絕望到底，元旦回去時您還會喊痛、不忍心我奔波直教我回去，十九日我們一家四口再去看您時，您已昏睡不醒，癌的末期劇痛，醫生只有靠嗎啡來減輕您的痛，阿彥、恬恬傷心的喚您，您也不理，您怎能如此忍心？如此不理不睬？走出加護病房，環抱著小弟的腰，一開始他就知道您身體不好，是他強留您留在台灣，在公司解散後的一年，他慚愧沒有讓您過好日子，但他把時間全給您，謝絕了去大陸的高薪任職，爸爸走後他盡心盡力照顧您，好不容易陪您去醫院作各項檢查，讓您安心休養，好不容易把您養胖，如今他兩眼通紅，無奈的擁著我搖頭，媽！一向您堅強勇敢，樂觀進取，最不願意以老自居要兒女孝順，五十歲後再度就業，爲什麼您賭不過這一口氣？滿櫥櫃的衣服、一只只流行的大小皮包，一雙雙新潮的馬靴，全是您的最愛，幾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您喜歡時髦、花俏，而今醫生的交代，弟媳們彼此擔待分工合作，在忙家務忙醫院忙工作外，又得搖頭輕嘆爲您準備六領「壽衣」，綠色的旗袍，紅色的棉襖，淚眼中我好似看到當年爸去世時，一地散落的杜鵑掃成紅塚，而如今我們又要再祭一番落花含煙。

出殯那天，二十七個子孫送您出門，我們沒有聯絡葦家親族，爸是獨子，一個乾姑丈，一個小舅，一個姨媽，再也沒有任何親屬，送行的全是好友，立法委員、市議員、市長、里長、鄰長都來弔祭鞠躬，綵球、花籃、花圈、罐頭、輓幛、長長排滿了一巷，「大鼓亭」導路，近十部的靈車禮車尾隨在後，一向您愛熱鬧，這是最後一次我們爲您做的，「引柩」的那一刻，大姐幾乎昏厥，靈車上停停開開，我呆楞的望出窗外，好似經過果菜市場，人來人往晃動着，有賣年糕的，有賣春聯的，過橋後，眼裡的煙景愈來愈模糊，模糊裡蕪蔥惺忪，墳場路上走動送葬的人，到了南榮公墓火葬場，大弟端捧著神轎（米斗內放神主牌及魂帛）。

，二弟舉涼傘，三弟舉魂幡，三人先行下車將靈柩護送引進，看著靈柩，楞忡間我想到您這一生結滿的故事到此結束，而這些故事一部分和我們密切相連，另一部份卻各奔各自的方向，靈柩推進爐口，我們全體慟哭拜別，爐火熊熊的燒盡您每一根筋骨時，長孫秦麟已隨和尚師父端奉「神轎」回家「安靈」，而我們的悲嘆再也穿不過您的時空，遠了，遠到不能相望，遠到永世隔絕，愛到不能愛，聚到不能聚，今後我們只有用相思去填補殘缺。

待秦麟折回時，我們開始「收灰」，一個個用筷子夾著您的骨灰入罈，外面再用黃綢布裹好，大弟默默地捧著，我們無言的跟著，一腳腳走在蒼苔路上，來到了董家的靈骨塔，這一瞬間和去遠的故人相對，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既熟悉又陌生，這一瞬間該說是時間和空間的濃縮與堆砌，多少離散、多少不捨、這時皆以沉埋，就像大弟從媽在長庚斷氣那一刻，他就知道要承擔，他是長子不能失控，他的心絞著，但只能痛在心裡，他真真實實了解到心痛的感受，平日他固執，不易妥協，但他的愛在心裡，爸走的那一年他已學會沉埋。一向性急、莽撞的二弟，今天格外沉默，他的悲哀也已懂得沉埋，長年跑船，每次匆匆靠岸，今年正好可回家過年，等在背後的卻是悲劇一場，下船前眼皮跳得心慌意亂，下船後看到的是躺在加護病房的媽，就此他守在家屬休息室，期盼媽能再看他一眼，十天後病情穩定，推測中可再拖延一兩個月，他寬心的把她移至一般病房，誰知第二天媽突然大量內出血，醫生搶救不及，他慌了，他嚇到了，他抓狂的問醫師，怎會這樣？怎會這樣？如今答案已不重要，他沉默的把手中的煙插在點燃的一柱香上，或許他沉默的心中會想，生存是一種可笑的漂浮，猶如船在海上一樣。

「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六十八歲，民國二十年生，不年輕但也不老，從日本到台灣，從台灣到日本，今後不知魂歸何處？將骨罈入塔安置，弟媳們把香、銀紙、水果裝籃收好，孩子們經過這一次的生離死別，長大了，他們懂得珍惜最後一刻，默默的祝禱，期盼心中的神能聽到他們的話語，鞠躬揮手告別，路過一坵坵的墳塚，每一坵有每一坵的故事，可惜白骨榮蔓草，故事被荒草隱沒，涼了的時光，涼了的探問，這些陳舊的故事早已退了顏色，望眼處，無非隨風而去，一陣風來黃土灰沙。

車行至田寮河，這是故鄉的河流，它孕育了我們五姐弟，也帶走了爺爺奶奶，爸爸和媽媽，多年來只要他流經我那不眠的夢中時，我就會記起母親教我們唱的那一首日本歌「川流」，我輕輕的哼起，弟弟的口哨輕輕的和著，當車轉進東光路時，身上的老歌讓我們一起網住童年，待明朝回高雄時，老歌也會拉長距離，彼此消失在視線裡。一生便在迎送間過去了，而過去網住了鄉愁，風是鄉愁、雨是鄉愁，川流也是鄉愁。

琴台邊，我用了用頭告訴自己，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更是鄉愁，我怎能忘？誰能告訴我鄉愁能斷？相思能忘？

有一條小河叫忘川，喝了川水就忘了一切，忘了一切也忘掉自己。

有一條小河叫記川，喝了川水就記起一切，記起一切也記起自己。

喝了一口忘川的水，再喝一口記川的水，忘了自己也記起自己。

無奈的也只能再彈著老調，老調悠悠，穿越己卯年的香火、爆竹、和一行行的春聯。